



留美驱魔人

在亲手杀了爱人以后，
我去往墨西哥偷渡回来了一个混血的神。



宸彬 作品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留美驱魔人

2

宸彬 作品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留美驱魔人. 2/宸彬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520-1446-4

I. ①留… II. ①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3475 号

留美驱魔人 2

著 者: 宸 彬

责任编辑: 冯亚男 王晨曦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3.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446-4/I·195

定价: 3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1章	无名心火，东岸异象	001
第2章	狭路相逢，初惊闻龙	021
第3章	亲手屠爱，启示再临	037
第4章	食梦之兽，堕落之城	054
第5章	流星急坠，手刃魔王	070
第6章	米拉绝笔，春赴墨城	085
第7章	魅蓝之眸，混血神祇	100
第8章	群魔涌现，里昂觉醒	115
第9章	勇斗恶魔，天使偷渡	132
第10章	误惹醋意，启程加州	148
第11章	淘金古镇，异度空间	164
第12章	杀出黎明，营救人质	180
第13章	惨遭出卖，浴血奋战	195

第1章 无名心火，东岸异象

那带着笑意的男声在说完那句话以后，就再也没有响起了。当时在场的米拉和缇娜，两位折翼天使，以及我和阿三都听到了。

那个神秘莫测的笑，似乎带着一丝丝的寒意，敲开骨骼钻进了我的髓质。

我听见缇娜低声说“是他”。在场似乎所有人都心不在焉，缇娜并没有聚拢除我之外的任何视线。随后，她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表现出和众人一样的神色，仿佛从没认出那声音的主人。

我看向其他人，他们都皱着眉头。这时阿三问了一句：“那真的就是路西法吗？”米拉点点头，又摇了摇头。两位中立者依然是疑惑的神色，好像是在挖掘着脑海最深处的记忆片段。

后来吴曾跟我诉苦：“拥有这么漫长的岁月，对记忆的管理可是件令人头疼的事。”那时候我才知道，这家伙原来会讲中文！只是他说的既非普通话，也非我熟悉的任何一种方言，有点像是歌曲里的粤语。他告诉我说那是古华夏的语言，因此我和他的交流，也多数是以英语进行的。有点扯远了。

当时的缇娜也没有表态，但正因为我才听到了她所说的，因而我一直都对她多留了个心眼儿。我看到她的神色里有点慌张。

大伙还在讨论关于路西法的事情。路西法在堕天以后，曾在地狱爬上人间肆虐地为地上的生灵制造了很多苦难，当然很大一部分就是针对人类的。后来怒不可遏的神终于提出了要终止路西法生命。



留在天堂的天使们参与了表决，却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造物主做这样一件事。路西法是晨星的守护天使，要是路西法殒灭，晨星也会坠落，刚刚走向文明的灵长类或许会遭受比现在更大的灾难。

神叹了口气，应允众天使的要求，赦免了路西法的死罪。随后，神座上的那团光就消失了。

造物主离开了。不知道神是去拯救无辜的生命，是抛弃了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还是……

反正没过多久，曾经的路西法，现在的撒旦却消失了。传说他被神永远地锁在了某个地方，而困住他的，是神亲手用宇宙鸿蒙的物质所炼造成的牢笼。恶魔被驱回了地底，地面上的苦难暂时地消停了。神没有再干涉那些堕落后却不愿追随路西法的中立者们，而是彻彻底底地消失了。

人类曾经很多次被世界末日宣言产生的恐慌冲昏头脑，事实上每一次都是假的，而且相当一部分都是有邪恶势力在鼓动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米拉说出了他们之所以疑惑的一个点：“之前很多次所谓的世界末日，我都会查到一些关于路西法的蛛丝马迹，怎么也能沾上边。我也抓过几个冒充路西法的小恶魔，把他们杀了。连他们都不知道路西法到底在哪儿。”

“所以你们怀疑这一次也是假的路西法？”我问。

这一次，米拉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这个可能性并不是没有，只不过……”他顿了一顿，“虽然他没有直接闯进我们布下的隔音结界来传音，但按理对方是已经听见了的。这么说……他本领非同小可，能做到的天使或者恶魔都不多……”

缇娜终于下定了决心，她对大伙肯定地点点头，说：“不会有错的，那就是路西法。”众人睁大了眼睛看着她。

“你……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沃特说。

这问题本来已经非常顺理成章，缇娜早该想到。她却表现得有点始料未及，而更匪夷所思的是，她的脸有点微微发红发烫。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缇娜

和路西法说不定有过旧情。但转念想起米拉和费列罗在最后一战时，他们三人曾经有过的一些微妙反应，却是把故事指向另外一个方向。难道天堂也好这种狗血爱情故事？

因为中立者们使用瞬移的消耗太大，而无论哪一方使用天堂之力，都很有可能会引来同类。所以刚才我们急急地离开了医院。如今，我们连时代广场附近的那个住所也不能回了。缇娜和费列罗在那里有过短暂的交兵，事后米拉也使用天堂之力把那里恢复了原状，现在说不定那里已经被天使或者恶魔光顾过了，至少也已经被盯上了。

最后我们在一个商务酒店开了房。上楼的时候米拉笑着说：“你们那天晚上折腾的动静太大，楼下的租客投诉到房东那里去了。房东直接给我打电话来警告。”

开好房以后，一行人先后分批进楼。都沿着床边坐下以后，缇娜清了清嗓子，而后，一个发生在天堂的故事从她口中娓娓道来。故事还没开始，米拉就不自在地像个猴子一样浑身挠，最后他随便找了个借口溜了出去，带上门之前说：“我去文个身。”

原来，缇娜和费列罗从前是恋人。其时，天使的一生都是神性的代表，职责和身份使他们并不能像凡人一样自由相爱。在人类历史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人影响的天使开始萌生了人性。

费列罗英俊、强壮。他可以说是力天使当中最矫健的一个，也是最嫉恶如仇的一个。他曾经在城邦时代的古希腊，两手各提着用银刀砍下的狼人头，把狼人的部落赶出了人类的文明世界；也曾在海啸当中救下无数动物的性命……

他有一个紧紧追随他步伐的孪生弟弟米拉，但他有一双他弟弟所没有的深邃眼睛，以及一头发亮的傲人黑发。如果这是在人间，估计为他倾心的少女不在少数。但那是天堂。

缇娜和费列罗在人间的时间越来越长，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中国，这些远古文明流传下来的很多传说故事，都是他们那些天使所亲眼见

证，甚至是促成的。出于对神明和天上天下世界的猜测，也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人间衍生出各个版本的神话故事。

神性向往人性，人性仰慕神性。天使相爱了，这招来了造物主的呵斥，而这也成为后来天使追随路西法竖起叛旗的一大因素。费列罗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然，这也是他心中一些阴暗面被放大引爆的原因。

在路西法尚未叛变之前，或许他还没到愤怒的沸腾点，或许他就是在等一个造物主众叛亲离的机会。他们有一次躲在天堂的角落里谈情，就遇上了路西法。

他们当时惊恐极了，路西法在那时候的形象，可是最亲近神，最敬仰与忠心神的晨星。没想到，路西法只是轻描淡写地笑了一下，说了几句类似兄长祝福弟妹的话，就踱着步消失在云彩之中了。

在那次天变之中，费列罗追随着路西法从天堂北境坠落，熬尽苦痛之后翅膀被染成了黑色。这一次，米拉并没有追随自己的哥哥和父亲。他用行动昭示的忠心，让他从哥哥原来的光辉笼罩下走出来，进入众天使的视野。

不久之后，缇娜在天界消失了。她堕落了。

听到这里，众人一惊。尤其是沃特与吴这两位折翼天使。沃特尖声说道：“什么！你也堕落了？”

同一时刻，门被用力打开。米拉抢步进来，脸上挂着和众人同样惊讶的表情。白白的脖子上根本没有文身，这家伙借口出去，却一直在门外偷听！这个智商捉急的家伙，又山寨了一次沃特的表情和原话。

唯一不同的是，米拉在最后拖着长长的音，补了一句：“那你的翅膀……”

缇娜说：“我也不知道，在我堕落以后，我是身在太平洋海底的。当时我的羽翼已经破损，我的天堂之力的确也弱了。但确确实实，这双已经破损残缺的翅膀，一直都在。”

几个天使猜测，可能因为缇娜是上位天使的缘故。事实上，缇娜并没有真正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说完故事的缇娜一再强调，正是那一抹路西法的笑声和笑意，让她肯定，那声音就是路西法，尽管不同的皮囊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但神髓是不会变的。

尽管从缇娜的故事来看，米拉并没有多大的戏份，但根据我多年的泡妞经验来看，这里面肯定有隐情。

当下并不是追问八卦的好时机。以后我一定会向米拉这小子问清楚的，找一天把他灌醉就行。不过，天使会醉酒吗？

那一次在酒店里的谈话我们并没有再使用那些结界，路西法的声音也没有再次响起。于是几个人就散了。

缇娜一转身，就又变成了老妪的模样，随后就离去了。我问米拉那是怎么回事，他说缇娜可能是想在人间找一个“一辈子的爱”，来决心忘掉费列罗吧。不过看样子，她纵使和那个人类老头子生活得不错，她也并不是真正幸福快乐。

我相信在这个圈子里，肯定还有很多有趣好玩的故事，等着我和阿三两个八卦小王子去挖掘。

后天租约就要到期了，我们今晚索性就在这个开好的酒店房间落脚。米拉会另外找住所让我们待几天，确认事情暂时告一段落以后，我们过了元旦就回迈阿密去。

我和阿三两个凡人先回家把行李收拾好，啤酒瓶什么的放到回收的大袋子，剩下的有机、无机垃圾，分袋装好放进楼道的垃圾桶里。收拾好这些以后，我们拉着箱子离开了。

下楼的时候，阿三特地在投诉的邻居门前“咚咚”敲了几下，然后捏着脖子高歌了几句，歌词都是从美国说唱歌手那里学回来的“饶舌押韵骂人句”。

这家伙真是小肚鸡肠。真是的，要是换了雍容大度的我，直接拿来一桶汽油，用打火机祝福他们“红红火火”。

“那你去干啊，大不了我赞助你所有材料的费用。”阿三在用激将法。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昏迷，所以我不能亲身体会你们的感受，再说……”

阿三已经习惯我了：“你就继续吹牛继续辩驳吧……”嘿，小子有出息了啊。

到酒店放好行李以后，一路暗中保护我们的米拉，出来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们聊了几句，然后就出门了。我们也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我猜是去偷窥缇娜。

阿三提议我们去把女生约出来吃饭。我奸笑着说：“怎么，想艾薇啦？”

“你才想艾薇了呢。我知道你喜欢西村，你小子主动点，我给你制造机会……”

“你小子还教我把妹子来了！”我双拳抵在他的太阳穴，轻轻用力扭动，他一通乱叫，说是认输了。

最后，我们和两个妹子约在了第五大道附近等。我和阿三坐在熨斗大厦对面的麦迪逊广场上，我穿着皮大衣和酒红色长裤，捧着一杯曼特宁。从后背来拍我仰望城市的身影，配一些黑边再加句中英对白，简直就是一部城市文艺片！

我啜饮了一口咖啡，差点喷了出来。这比广东的凉茶都还要苦！我还是安安静静地回去喝我的雀巢特浓算了。于是城市文艺片，到阿三的镜头里，就变成了我吧唧着舌头做鬼脸，和跷着二郎腿严肃至极的麦迪逊铜像拍了个合照。

女生们从家里出来以后，我就知道阿三今晚有难了。矮肥炭一样颜色的脸上，涂着连近视眼都能看出的腮红。阿三用无限悲壮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对我说：“这下如果老子帮你把好事成了，回去以后你必须全力配合我追瓦列莉亚！”

我尽量装出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配合着我的台词：“你听我说，我看艾薇就很不错很善良，做人不能只看外表，要看内在……”我还没说完，阿三戴上了耳机，音量大得我站在旁边都听得见。

一行人走了几个路口，到了一条偏僻的小巷去吃岛国咖喱饭。我们到底怎么了，千里迢迢来纽约，结果却吃好吃的岛国菜。结果是，在那个贴满了日本海报的拥挤小店里，大满贯咖喱饭彻底征服了我这个来自华夏的吃货，无论是吉列猪扒，还是天妇罗虾，都那么美味。

吃完咖喱饭做什么好呢？经过漫长的讨论商量，最后决定去吃甜品。在全天下女生都在谈论“减肥”这个永恒话题的时候，这两个人类女性简直是在反社会。

我撞了撞阿三的胳膊，笑着低声问他：“你说好的制造机会呢？你这业务能力不行啊。”

他嘟囔道：“我能有多少通天本领嘛，我已经在尽量多接艾薇的话茬了，你还想我怎样啊？难道还要我把艾薇支走，让你们俩找个地儿滚床单啊？”

我怒极反笑：“就你屁话多。行啦，走吧。”

又是一个满月台尿骚味的地铁站。我们往地面上走的时候，阿三抱怨道：“闻着这些味，哪还能吃得下蛋糕啊。”

我们前往的店是一家做糕点的百年老店，名字叫 Veniero's。它是全纽约最老的芝士蛋糕店。据说这家店从南北战争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小小的店面挤满了人，我们还要从卷纸一样的东西上，撕下一个号码等叫号下单。我们四个人一起点了：奥利奥口味和草莓口味的纽约芝士蛋糕、意式芝士蛋糕以及红丝绒蛋糕。

在回家分别之前，我们相约了第二天的行程。既然已经来到了纽约，那就去吃中餐吧，然后再顺便逛一下景点。吃货成团真可怕！

第二天，米拉难得说可以陪我们逛逛博物馆，于是我们四个人屁颠屁颠地跟着他，去了最著名的大都会博物馆。两个女生在刚来的那天买了100多美元，包含了所有主要景点门票的 Citypass（城市景点套装通票），她们拿着那个本子让检票员在上面打孔，丢下我们在长长的购票队伍中。

然而结果是，售票队伍行进得很快。轮到我们的时候，我和阿三都还没拿出学生证，那个售票员就对我说：“随你给多少，一毛钱都行。”我们傻

眼了。

售票员解释道：“我们主要是确认每个人都支付得起门票，它的价值取决于你学到的东西。”这也太伟大了吧！我正要赞叹这种精神，忽然想起我华夏的博物馆是不收钱的。资本主义真市侩。我的身影瞬间膨胀到了 2.88 米，差点撞上了天花板。

我和阿三花了 6 美元，用一张学生票的价格买了两张学生票。我们可真是业界良心。米拉这人就是没有什么道德可言，瞅着自己速度快，一下子就跃过检票口“嗖”地走了进来。

他从古埃及讲起，一直扯到了欧洲骑士、鄂图曼火枪手和日本武士，经过华夏元明代的青花瓷，跳转到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口沫横飞的米拉讲得我和西村两眼放光，阿三和矮肥呵欠连连。真是天生一对，我指的是他们。

因为有个活了几千年活腻的人讲解，我们瞬间就吸收了整个博物馆的精华。甚至包括那些正在巡展而空荡荡的展柜，米拉都讲到了。

口干舌燥的米拉在奔出馆外以后，在馆外的小贩车前连灌了三瓶依云水，搞得我都想剖开他，看看天使的膀胱和胃到底有多大。

博物馆门前的水池里沉着各国的硬币，见了水就扔钱原来也不是华夏族的特性，这些刷新我原来认知的事情，让我怅然若失。

矮肥甩动着全身上下藏不住的肥肉，往白鸽群奔去。白鸽们都知道有人要来吃自己了，一下子吓得冲天而起，这倒是被我拍下了一群翻飞的白鸽。矮肥对着阿三嫣然一笑，像是在问“我可爱吗”。我转过头，看到阿三捂住了眼睛，西村轻轻摇了摇头。

之后我们信步溜达去博物馆后面的中央公园，看到的场景可真熟悉啊，我拍着胸脯说来过这里很多次了。阿三问：“什么时候啊？”我潇洒地走开了，我怎么可能告诉你那是在电脑前玩蜘蛛侠和猎杀原型的时候。

有个穿成卓别林一样的艺术家正在公园里吹萨克斯，而且吹的还是《茉莉花》。那调跑得都没影了，差评不给钱。上个月我一个同是 HG 大，不过

是过来交换的朋友来过纽约，当时同样在中央公园，她居然看到了张悬。

晚上的主题当然还是吃，我们专门跑到有名的鹿鸣春饭店去吃上海菜。一顿下来，鹿鸣扒鸭、牛肉炒年糕、炒唐芥蓝和蟹粉小笼包一桌子食物，众人吃得津津有味。再在美国待下去，我觉得我吃辣的能力会慢慢消失殆尽。

接下来，我们又跑了几个地方，比如联合国大厦。另外还有闻名全世界的，而且经常都能见到大明星大作家的新旧书店 Strand。书店位于百老汇大道和 12th 街 的交界，加上地下室一共四层，简直一进去就不想走了。在地下室看书的时候，地铁就在店的旁边驶过，轰隆轰隆地，我甚至还能感觉到从天花板撒下来的碎屑，真像活在电影里。

我盯着一些写真集已经钻研得够认真了，结果临走的时候，怎么也找不着阿三。我对女生们撂下一句“我去找他”就径直上了三楼。这货果然在这里，而且一页一页认真地看着一本小书。我走近一看，他马上藏着掖着，见到是我，才放心拿出来给我看。

原来他在看一些私密部位的 3D 立体书，里面每张图片都各有特色，一看就是著名摄影师拍的。我往书架上放眼望去，居然男女各个部位都有，简直占满了书架的一排。不行，对于这种行为必须得严厉呵斥。

我摆好了架势，在不影响其他客人阅读购书的情况下，尽可能威严地对阿三低吼：“你这家伙，这样做是不对的！发现了这样的好东西，为什么不早点叫上我！”

从书店出来的时候，我帮朋友带了两本儿童心理学的书，还是一个偶遇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帮我选的。

书店附近有一个很大的跳蚤市场，有一幢大厦的墙上挂着一个足有 10 位数的巨屏原子钟，时间跳得飞快。

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在吃中午饭的时候，位于东八区的华夏已经迈入了新年。难以相信，在向新年的过渡中，华夏那一边有两句话一夜之间传遍了大江南北：

你们城里人真会玩，你们乡下人话真多



伴随着洗发水广告的特技拟声词，这两句也让我们这些滞后了 12 小时的人真切感受到，我们已经在海外漂泊了。

我们赶早去了时代广场，所以说倒数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到的时候是傍晚 6 点左右，已经有不少人到了。到七八点的时候，人群已经准备把整个时代广场挤爆了，人们可以肆意地和陌生人有身体接触，一些高耸出来的舞台已经开始开灯筹备，中央最大的舞台目测是给 CNN（美国央视新闻）用的。很多明星来到了小舞台上表演助阵，一些扮演成各个超级英雄的人在人群仅有的缝中穿来插去。

慢慢地，我就意识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按照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得一直站到 12 点等倒数，岂不是一泡尿要憋好几个小时！难道周围的人都穿着纸尿布来等的吗！

不知道是不是意识使然，我忽然间见到了很多男士手上，都有一个准备喝完的塑料瓶。

这个拥挤程度，真是想打退堂鼓都不行。幸好我们身旁站着个矮肥，我们周围的空间还是有的，不过阿三就要委屈一下和她不可避免地进行身体接触了。我一边护着自己的财物，然后一边趁着混乱，偷偷吻了一下西村。她就站在前面，高度只到我胸膛的她，似乎有意无意地不在安全距离里死守了，向我靠近了一些。我能清晰看到她的脸颊迅速地变成了红色。

这事儿发生了以后，我瞬间感觉膀胱里的尿意都消退了一些。好不容易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了，一些人拿着礼炮在放，拿着自拍杆在拍着，电视台主持人激动地宣布倒数，我们正前方高楼的巨屏上出现了粉红色的 3D 数字。

10……9……8……7……6……

这时候，我似乎看到屏幕上面好像有一个黑影快速地闪了一下。不会是蜘蛛侠吧？

2……1！新年快乐！

铺天盖地的欢呼声盖住了我快速闪过的思维。我忽然感觉到一股拉力扯住了我的衣领。一个温润炽热的嘴唇贴到了我的唇上，是西村。我闭上了

眼睛，世界所有的声音都消退了，只剩……一个吻。

嘴唇重又分开的时候，我和西村都呆住了。矮肥也学着我们，搂过阿三的肩膀吻了上去！看到阿三瞪得滚圆的眼睛以及矮肥享受得微微扭动的身躯，我只感觉此刻他们两人简直分别就是地狱和天堂。看来我真要好好报答阿三了。

不远处舞台上的摇滚乐重又响起，这次响起的是斯威夫特的歌声。人们各自嗨了好一阵，才慢慢有蠕动着散去的迹象。我们跟着人潮往外流去，在五个街区外看到了围栏和警戒线，原来这已经是受到管制的人流了。我捂着膀胱朝着麦当劳之类的场所冲去。这下，我终于理解为什么纽约的地铁站会有那种味道了。

把女生送走以后回家，阿三不断地用各种东西去擦嘴巴，神情好像刚刚吃了一吨的排泄物。不过他并没有抱怨什么，情况非常复杂。到家以后，米拉舒服地拿着遥控器坐在沙发上，吃薯片喝啤酒，电视屏幕上各地倒数的节目在来回跳转。米拉笑我们傻，干吗去那里受罪。

这时候，他忽然正色道：“你们刚才看倒数屏幕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一个黑影？”

“啊？你也看到了。”其实这等于我把答案说出来了。对于一进门就跑进卫生间刷牙的阿三，就不必问了。

米拉怀疑那是一个恶魔。“恶魔在那里想干吗啊？”我问。

“我不知道。那身影太快了，我也没有看清。不知道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发现还是怎么，我感觉纽约这个城市已经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势力，无论是天使、恶魔还是中立者。就连之前你们猎杀的一些妖魔与邪神，也似乎猖獗了不少。”

“你的意思是，纽约城即将有事情要发生？”我问。

“并不是。根据驱魔人组织反馈回来的信息，一些偏僻平静的小镇也出现了一些魔物的踪迹。”

已经刷了不下10次牙，正往我们走过来的阿三，听到我和米拉的对话，



整个人跳了起来：“那我们赶紧去帮忙啊，还旅游个屁啊！”

米拉让我们冷静下来，然后说：“恶魔和天使都善于隐藏踪迹，而且加上中立者三方都并没有什么动静，所以我们只能慢慢摸索调查，并不能做些什么。至于蠢蠢欲动的那些魔物，它们也只是比较低等的生物，已经基本上被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驱魔人清理得七零八落。

“之前这几天我要么去跟踪观察恶魔的动静，要么就去了图书馆进行对资料的翻阅。我查到了很多古籍与参考书，关于天堂、地狱的，或者关于人间各种文化以及各个地区的史料记载，我大致都浏览过了。有时候怪物的浪潮并非是由于天堂或者地狱而引起的，有时就是你们人类本身引起的，有时这就是一定周期内的自然规律。”

米拉停了下来，我以为他讲完了，于是问：“按你的理解，我们现在正处于魔物频现周期的那个点上？”

他点了点头，看看我又看看阿三，继续说：“你可以这么理解。而通常在这样的历史周期，会发生一些可大可小的事件。”他列举了几个例子，比如美国南北战争，正是由于当时的美国南部庄园吸血鬼肆虐，驱魔人受一名智天使的帮助，领着三个优秀的驱魔人成就了开国的和平；比如数十年前非洲两个国家的统治者，其实是一对食尸鬼的兄弟头领。

“至于现代分别在欧洲和亚洲指挥开展大屠杀的司令官，”米拉开始变得咬牙切齿，“虽然我还没查清楚，但极有可能就是彼列的亲属手下。”

经过这一番谈话，我们知道目前关注的必须是整一片北美大陆，因为通常在特定时期这些超自然力量集中涌现的地方，要么会爆发残酷的战争或者被黑暗笼罩的瘟疫，要么就是一个魔物头目的诞生。

自从和米拉谈完这些从大局入手的事情以后，我和阿三还是隐隐有些兴奋。毕竟作为凡人，在天使恶魔的纷争中能帮上的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像合欢灵、附身妖和镜子女巫那样的魔物，我们还是有经验而且能帮上忙的。

经过这一切以后，我和阿三都感觉自己是个已经入流的驱魔人了。我们

问米拉的时候，他笑呵呵地说“是”。虽然看得出来他说的时候有点勉强，但也够我们乐半天的了。

米拉让我们“别得瑟”，如果真想正正经经做个优秀驱魔人，除了必不可少的打怪升级，还得多学一些知识，多看一些记载。我和阿三猛地点头，整理出来长长一串恐怖电影和小说的清单，米拉捂着额头说要去洗个冷水澡冷静一下，不然他觉得自己会把我们暴揍一顿。

“修养真差，活这么久都不知道提升一下自己。”我对着米拉的背影摇摇头。

阿三附和道：“就是，哪像我这么孜孜不倦。”说着，拿起床边的《花花公子》认真阅读了起来。

最后米拉抢过了阿三的杂志，给我们列了一些参考书籍的清单，包括1589年出版的《宾斯菲尔德恶魔分类》，以及一堆扫了一眼就不想看的大部头书名。阿三再也找不着那本杂志，我和他都一致认为是米拉拿去自己看了。

终于，回迈阿密的日子到了。西村比我们还要早走一天，因为她放假比我们早一星期，所以开学也同样地早一星期。她用LINE（一个很火爆的社交软件，类似于微信）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让我有空到西拉法叶城找她。回复了一个肯定句以后，我放弃了告诉她，我是因为她才开通LINE的。

我，米拉，矮肥和阿三，我们四人在纽约吃了最后一顿饭以后，乘坐地铁向东去往La Guardia机场登机。第二张地铁通票终于在最后一刻完成了它的使命。进站时阿三打了一个饱嗝，说：“终于在最后一餐吃到了汉堡包、薯条这些美餐啦。”

出了地铁站以后是一个叫Flush（法拉盛）的地方，如果不是音译而是意译的话，这地方的名字就叫“冲厕所”。这时候，纽约下起了新年的第一场雪，我们的大衣、头顶都被灰蒙蒙的天点上了银白色。巴士从公交站开出，不到20分钟就到了机场——纽约最小的机场。

这时，我们是离长岛市最近的，可惜因为地铁不到达，这些天都没机会